



獅山結夏記實之一

·真華·

說來真
了佛戒已將
够慚愧！受

十年的我，既不懂結夏安居所以然的道理，同時連結夏安居的念頭都不會起過；於受戒最初一兩年內，雖然在較短期間，略做了少分：「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」的言教，無如時局逆轉，在含淚懷悲的心情下，捨棄了欲依之為安身立命的處所——靈岩山，而遂度着「一鉢千家飯，孤僧萬里遊」的雲水生活！

到臺灣來，也或者是「因時制宜」的緣故吧？多數的高僧大德們，在弘法利生方面實在着力不少，於戒律方面的宣揚，則鮮有注意的，近兩年來，雖也有幾處傳戒，唯嫌時間太短，使發心受戒的出家二衆弟子，頗有受戒不知戒的感慨！白聖老法師有鑑於此，以為欲使正法顯耀，邪說遁迹，非從出家二衆以身作則注重行持振興戒學不為功。故於十普寺戒期剛告圓滿，便提倡結夏安居，四衆聞知，皆大歡喜！先後願以食住供養的，有臺北觀音山之凌雲寺，基隆寶明寺，終以獅頭山海會庵住持智文去信，以獅頭山戒子衆多為理由，再三敦請白公來山結夏講經，並且新建毘尼精舍，以供諸方來山結夏的比丘僧住，白公感其誠懇，遂商同凌雲，寶明二寺邀請人之樂意，於陰曆四月

十三日，率諸結夏同仁專車來山，筆者有緣，亦被函邀，預此清淨道場，寧非榮幸！

獅山距新竹市約五十華里，主峯狀如獅頭，故亦稱為獅頭山，此山為臺灣八景之一，且多伽藍，遂成佛教聖地。山環林密，四季如春，每於早晨登高遠眺，嵐光雲海，蔚為壯觀，瑤草琪花，點綴尤美，諸道侶藉境觀心，得益殊多。

四月十六日上午八時，結夏儀式由白公主持舉行，並簡單說明結夏安居的意義。於是出家二衆，懇切至誠，分別於海會庵大雄寶殿內，禮佛三拜，長跪合掌白云：「大德一心念，我比丘某甲今依毘尼精舍，前三月夏安居」。

(三說)

作法律師云：知，莫放逸！

安居者答：受持。

作法律師云：依誰持律者？

安居者答：依白聖律師。

作法律師云：有疑當往問；

安居者答：爾。

尼衆亦依其住處，如儀作法，白詞如上，唯比丘下添一「尼」字。

十七日開講楞嚴，聽眾百數十人由於法師的德相莊嚴，辯才無礙，講至大、佛頂時，眾皆默然，身心若失。從那天起，全山各寺、庵、堂以及古洞裏的老修心們，日日準時而來，參加聽講。此中最難得

者，要算如淨老和尚，如老係獅岩洞退院，年近古稀，精神矍鑠，兩眼視人，炯炯有光，住水濂洞，十數年來，自炊自食，行頭陀行，很少步出洞外；因聞白聖老法師，在海會庵講楞嚴經，手携衣袍，策杖而至，往返雖需要數小時之久，縱然冒着大雨，也不會間斷聽講，此老聞法真誠，令人欽佩無已！

會性法師，是本省之青年模範僧，持戒精嚴，修行認真，結夏期間，請他講四分比丘戒本，雖有病苦在身，講戒時亦不稍懈。一天講至戒經序「稽首禮諸佛，及法比丘僧，今演毘尼法，令正法久住」四句時，大眾多為之感動；都意味着今日之正法不振，邪外猖狂，實佛子不重視戒行有所致，那末要希望正法久住世間，則非實踐佛戒不可。善見論云：「毘尼者是汝等大師。既是吾等大師，敢不依其奉行嗎？試想世間聖人尚有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的誠條，況作人天師表的出世比丘，於視、聽、言、動，沒有個軌範，怎麼得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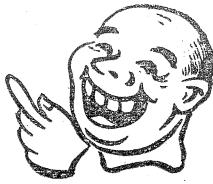
「佛法不可思議，有感必應」。這話稍信佛的人多是知道的，然而對這話真能不折不扣實實相信的，尙恐不多。現在有個不可思議的事，我寫在下面，信與不信，任憑各人的自由。

我們上山的那天，正值大雨傾盆，獨一無二的入山石道上，斑斑的青苔被雨一澆，其滑不堪行走，因中途無避雨處，大家只好小心翼

翼的腳根踏穩，一步一步的爬，把些挑行李的工人，真苦斃了，身上都淋得落湯鷄似的，脚下又滑，看來實在使人不忍，而他們則有說有笑走走停停，毫不在乎的樣子。有常來獅山的人說：「這邊數月以來也未下過這麼大的雨，早不下，晚不下，偏在我們上山時天下而特下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大家以為這是巧合，無有什麼值得怨尤的地方，及抵海會庵中，雨勢突然轉小，庵衆全體由住持智文師率領先禮迎白老法師，然後合掌問訊讓讓來山結夏同仁至客堂坐。他們都歡歡喜喜異口同音的說：「法師們和諸位戒兄的福氣真大，山上好久就苦旱了！竹樹花草，日見枯萎，偷十天再不下雨，別的不講，大眾的飲料，將成為唯一的問題。」此時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天降甘霖，乃是為洗眾塵垢，滋養法身的啊！據說去年獅岩洞傳戒，戒師戒子三百餘人，泉源將涸，吃水殆盡，主持人至為焦急，真也奇怪，忽在一日正午，有雲如蓋，冉冉而至該洞上空，霹靂一聲，大雨如注，約數小時，雲散雨消，蓄水池中，清流四溢，自此水荒即告解除，戒期安然度過。由此看來，佛法不可思議，有感必應之說，確是真語實語，決非誑語妄語了。

人云：「好的開始，便是成功的一半。」在來山結夏安居的第一週內，各方面的順利情形。我覺着用儒家的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六個字形容，至為恰當。天時則風雨

調順，氣候清涼，使人身心愉快，少生痛苦；地利則山深林密，環境幽閑，使人禪意曠闊，俗念消沉；人和則三業清淨，同解同修，使人生活如法，專心為學。此時此境有此合理的共修道場，實為難得，所幸結夏同仁都會此意，於聽經研戒外，私人自修功課，均加倍認真行持。各地來山聽講的居士有董正之



報

復說

木訥

嫉惡如仇，本是一般人處世的良好德行。但如果嫉惡到必須加以報復，則成是殘忍的行爲了。某教有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」的教義，所以它的徒衆們才能充分發揮「殘忍」的本能。歷史上十字軍偉大的屠殺場面，以及用火刑對待犯人等，就是在此一教義下完成的傑作。（它雖然也有「愛仇敵」的訓詞，但迄今尚無顯著的事例可供說明。不過，單就此兩點來說，「聖經」已是矛盾的。）佛教由大慈大悲的立場出發，對一切有情衆生加以尊重及愛護（以衆生皆有佛性故），所以報復的意念，在佛教中是絕不存在的。佛徒們有時候嫉惡，只是「精進」於慈善時的一種「反映」而已，自然談不到殘忍的報復。而且這種「反映」的最後本質，除了憐憫「惡」的結果外，並進而以智慧消除「惡」的起因，使不復更「惡」。他們深知，報復只是對「惡」

、吳月珍、林在田等數人，他們研究的情緒，尤為熱烈。逆料此次結夏安居的結果，將使一般歧途張望，蒼茫不定的佛教青年們，有所認識唯戒律才是佛學的重心。欲得佛法真益，必須持戒，欲爲人天師範，更必須持戒。佛子如果忽略戒律，大彈其自利利他的高調，那才是「痴人說夢」，自他俱欺哩！

的推波助瀾；以三世因果言，這種波瀾可能會相因相激的推廣到永劫不復之地，自害害他，無一是處。是故佛徒們認爲：既使出於「救世」的本懷，對報復巧爲倡說，亦是波旬說，斷非真佛子！

世人大抵皆熟知爲惡者必自食惡果的教訓，此義本是絕對的正確，但有時爲惡者的惡業尚未成熟，無知之輩，遂妄臆天道無常，而起「替天行道」的意念，對爲惡者加以報復，實爲絕對的錯誤。何以故？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種惡必獲惡報，天道好還，絕無倖免，自己原不執空有二邊，佛言「忍辱」度，正該於此等處著力，何必直下承當，死出風頭？抑或「出師大捷」，博得一時的撫掌稱快，而於生死大事上加一道障礙，衆生惑業中多一番糾葛，兩兩比較。究有何益？不智之舉，當莫此爲甚！

此尙就力大勢強者而言，若力弱卑賤者，因生就一付剛腸，於世

間橫惡敗德事。往往看不順眼，義憤填胸，却偏又奈何不得，當此之時，每易瞋恨設誓：我死後必爲神爲厲，以痛治此輩，其實這種想法，也出於報復心理，同樣落進魔道。王龍舒居士淨土集卷六特爲勸諭說：「按佛言神在六道中，爲墮落之數；爲神者，以正直瞋恨爲本，見於所爲，無非瞋恨。若懲人之過，則加以疾病；治人之罪，則加以火鑊；是有害於物，而於已則受爲神之福。盡以瞋恨作業，故墮地獄。自地獄出，則爲蟒蛇蠶蝎之類，無時而脫超也。」依此看來，爲神爲厲固可消除一口冤氣，但到頭來，於人於己，還是兩無所益，反「無時超脫」，實劃算不着，不如快就此身先了生死大事再說。

美國巴勒斯神學教授，去年曾在「佛教是否比耶穌教偉大」一書（此書即將由佛教青年社出版，海潮月刊已於七月號連載）內解釋：上帝屠殺埃及人的頭生子，是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應受的懲罰。據此，則王居士所謂「神以瞋恨爲本」的說法，可得一明證：而吾人於上帝（神）的殘忍報復行爲，亦不必少見多怪！蓋此係爲神者，勢所必爲之事，報復者將來下阿鼻地獄受惡報，誰人又能替得？

報復之道不一，有逼出此下策，挺而走險者；有投之以拳，即報之以腿，視其輕重而還之者；有不受惡燬於市朝，睚眦必報者；大抵皆是不甘無故吃虧，唯瞋憤之是洩。但也另有一輩糊塗蛋，往往平白無故的怨天尤地，怨神尤鬼，甚

至怨山川蟲魚鳥獸，彷彿自己是個巨無霸，天地之大，不能容身，世界萬物，都碍着他的手脚，佔了他的便宜，恨不盡殄滅之而後快，言來實在可痛可憫！其實「天下本無事」，都是此等「庸人」自擾耳。而此等人將來之受報亦最慘。茲舉一例說明：

據大唐西域記卷九載，摩揭陀國昔有一外道仙人，名鬱頭藍子，曾於法林修行，後具五神通，得第一有定。國王深加禮敬，每至中時，即請入宮內供養，並親自捧接置座。該外道爲顯神通，來往亦均凌虛履空。某次，國王因事出遊，怕別人侍候外道不盡心，因此就囑咐他美麗的女兒，說我遠遊後，大仙來應供，應如我一樣侍奉他。公主自然承旨，俟大仙一到，即親自捧接置座，誰知該外道一接觸女人，立起欲界染而退失神通，再也不能凌虛履空，只好假說欲濟渡大衆，願步行而歸。至法林後，因心馳外境，總不能入定，「棲林則鳥鳥嚶嚶，臨池乃水族跳翻；情散心亂，失神廢定。乃生忿恚，即發惡願：願我當來，爲暴惡獸，狸身鳥翼，搏食生類；身廣三千里，兩翅各廣千百里，投林啖諸羽族！入流食彼鱗介！」外道惡願發畢，不久命終，在第一有天經過八萬劫天壽後，終於化爲狸身鳥翼的大妖怪，搏食生類。從此流轉惡道，永無出離之期。以鳥鳴魚跳而瞋恨，思報復之而始快，亦報復中之別開生面者，悲夫！